

石
民
四
十
集

泰愀然曰我祖之棄諸孫已將五十年矣尚無
爲立傳者非無爲立傳者以非其人不欲使之
傳也惟伯順可我以我考之墓石託焉諾而未
就故不可以再今欲以屬子余方恨慕而不相
當何敢辭因徵其平生大畧如定興人言公諱
臣字汝鄰別號曰敬所其先世居小興州內徙
於容城之賈家莊凡三傳而爲廣廣生信信生
端端生廷實遷於北城實生公公十六歲補第

子員又七年而孤鮮兄弟無生產然誨育從游
不問束脯鄉之人敬愛之始於此克嘉靖辛酉
解容故小邑舉於鄉者卽可驟豪腴公獨居貧
如諸生時鄉之人益敬愛之謁選得沐陽令調
遼東苑馬寺主簿擢河東鹽運判官罷歸而貧
如孝廉時鄉人益敬愛之歸而益陶然夷藹然
篤與宗族鄉黨畢世無違言或醉而毀其門明
日介以謝曰無之無自蹙也家不具饘粥而舉

宗故事應貼徭賦五十年未嘗入撫孤事長踈者如戚畜故人劉某子分貲如已產鄉之人無以致其敬愛則羣呼爲佛兒覲其家可以知其官矣考其官則致貧之道亦歷歷筮仕沐陽沐陽掌故自謂老於吏私於公曰公知仕乎仕者有三面使民見賓燕居各一焉公笑曰吾一誠耳烏能三因罷耗餘拒暮夜金此亦守令職耳然二者盡廢遂不能名一錢或以爲言公曰子

孫遜我安用錢子孫勝我又安用錢然耗金罷
并無以飽大府遂以不善催科調公喜曰得此
足矣薄於遼遼有千夫長以非罪繫以暮夜金
求免公峻却之然察非其罪爲讞出曰以賂出
以賂入俱非公也弁出而復置謝公曰拒於前
受於後有以異乎復峻却之所司馬馬政舉兼
司鹽鹽政肅遂擢判鹽運以竟其才公治之寬
然多所舍置而課加於管蓋以罷耗拒暮夜者

爲鹽鹽何憂不溢額哉然益以失大府心遂左
轉秦藩審理或勸曰何王門之不可曳裾公曰
以是道往卽裾亦未易曳也遂授劾歸其所設
施於官者鄉人於其歸而益貧無不信而傳之
故佛兒之稱愈篤而遠及其後二十年禱其後
之顯如身被其施又三十年而人人能言之也
公雖貧阨終其身然有六子十六孫曾孫三十
九人啟泰十六人之一也名奇逢奇逢同產四

人俱以孝友稱嗟乎自陳公甫以篤行淳學爲
我明真孝廉後以孝廉特薦徵者三四人耳然
多以績學著其行未敢與公甫鴈行也今啟泰
廬墓六年一介不取真孝廉之名顯天下天
子方旌之而余與伯順又深信其有用之學可
以措天下於掌上此非聞世一人哉其所繇來
者遠矣故不辭而爲立傳非徒以私慕也雖然
余豈有所私慕者哉

宋髯公傳

世稱鹿門先生白華樓故在華林間先水部授
椽白蘋洲念離老親遠遂改卜練溪得成厥止
以宋太公之力居多遂迎養先生居三十年與
太公夾練水而居先生非高天下唯宋太公能
雁行太公三子髯其季也獨業儒長余二十五
年嘗教授百里外不數見也每見其短詩長排
行草篆鐫居然有名士風心往之是時余年十

五謂髯曰交臂而相失恨不獨在我也髯笑不
答遂不復出遊與余共吟咏者數年余負笈北
遊髯時讀禮太夫人以余少欲髯夾之行髯亦
欣然往及途而不戒於盜髯幾爲所斃余雖坦
夷捨攘中不能不爲髯蹙額髯不以爲恨踉蹌
途次嚴風拉骨衣不能具絮髯披被坐孤蓬中
亦不以爲恨余流浪十數載髯倦遊遂歸而與
余弟同吟咏時而治桑麻以自聊終以鬱憤病

病嘗愈鬱憤遂縱酒近色死死之年余方欲引
之軍中不及矣髯生平多可言然才足以當劇
任遠困瘁死言其鄉曲友朋事非髯心也獨憶
歲戊申余始與髯交時大侵巨室競閉糴匿粟
余奉先水部治命傾儲得粟七千石太夫人又
脫簪珥糴三千石以爲賑宗老忿忿賓客避匿
臧獲寒慄闔戶作奏記告公府唯髯侃侃爲捉
筆削牘一老奴任禍徒行水中八十里以達於

郡此事在髯不足言於今思之猶爲神悸是時
余以十五孤子構江南數郡巨室之怒雖幸而
此風倡巨室粟不得匿共賑糶百十萬石民災
而無殍然余輦怨屢中以死髯亦僅僅免豈不
難哉今年災江南公卿競拜疏言禁分賑恐菰
蘆中復有茅生耳嗟乎如茅生者後車不勝載
當無有得友如髯公者耶是足爲髯公傳

費元朗傳

僕友人有費元朗云此其人生於戰世則蜀法
孝直魏邊志才之流也年四十餘困諸生而死
元朗豐頤長幹目光如寒谷夜火鬚髯僅中人
及其意氣激裂則虎張龍熾舌足以吐其意一
有奮發若秋飈衝空百擊愈勁及察之氣沉沉
也却慮遠維必出人意外時或倚風憑樹孤嘯
微吟則又悠然有靜者之致間而低徊故舊清
思密語若儂若訴又使壯者憐而剛者柔亦幾

於神龍天矯大小短長出入變化不可方擬矣
嘗與僕卮酒溪夜私相咤曰幸而生茲世當與
子進奉明主退恬丘樊使當戰世旗鼓相當竭
智畢能百敗不休未知誰相屬也僕瞪目不荅
然不敢謂一鼓勝之自元朗死不三年東邛多
故余不得安丘樊雞冠薜服陪軍中未議時而
攝將事督兵萬里使元朗在必能攝衣登壇掃
夷窟賊酋皆以奉 天子顧使余獨踴躍蓮幕

卯頃督師相公幕中諸賢訪才於僕僕曰海內
豪俊盡羅時網惜死友費張兩生不及爲世用
耳兩生在當使諸賢遜席不獨僕也元朗有詩
盈帙盡焚之止存八晉欲改腕易腸極深秀之
致僅數十晉而死余嘗爲刻之名曰玉碎集別
有序觀其詩可以覘其幽遠惜其慷慨縱橫竟
不及見之後世久欲爲元朗立傳恐不足以發
舒其槩反以余言晦今年相公將大舉余督樓

船往會泊黃河間忽忽憶元朗遂夢見之早起
援筆作此余傳元朗元朗傳余乎然孝直志才
之擬余自謂不誣也世無予信當起二子而質
之元朗名慧夏名朗嘉興人張生名懋官字德
懋仁和人

王秀才傳

代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揆湯爲夫子所難竊有
疑焉夫高山景行豈不休哉水清無魚何所取

乎吾於吾友王君始信聖言之不誣人情最不欲者結釁最不易者犯強易暱者莫如其身易餒者莫如將死王君俱不然然終以開仇鬪狼隕其身命至屬續而氣不衰非見不善者真能如是乎君生而剛介惛促然蹇於口口所不得通氣益填而張自好修潔篤於內行而惡惡甚嚴備弟子員同輩有怙其前修集厥凶德者然貌昂吻桀人莫敢嬰君獨奮曰是與人爲不善

也屢面督之不悛反反唇焉君愈奮曰是且我
與人爲不善也䟽其穢告之大府然昂者善俯
桀者善媚得有力者比之君愈奮曰是更上與
人爲不善也力持不休大府信而行其言其人
知事將敗而策君口塞氣填可以怒而死也每
將廷質時其飲食而共坐笑謔之君愈奮叱詈
而其人笑謔愈甚君愈不堪至閣飲癡食張奉
推案而其人飲啖自如徐笑而起有力者終強

解之君不勝惰急而俯者已昂媚者已桀他日
會於他所復謔笑以怒之君愈填愈蹇愈蹇愈
填爲病矣病且死令子弟疏其穢焚之曰死而
有知必持以告帝竟以是死人曰王君愚矣哉
其人亦揚揚愈桀而昂余獨泣而歎曰此夫子
所難也而王君有之夫其人卽穢何能尺寸加
王君哉君若將浼焉雖墮其術以死然非惡惡
稟於性成豈至是哉其愚不可及也其人卽桀

且昂人不敢嬰必竊指之曰是以術死惡惡之
王君者也其人何以生爲矣况天之報施豈待
王君之告哉君雖死而當於夫子是足傳矣足
傳烏得不傳去聲君容城人名熾字潛之居北城
與余同閨後稍遷東北里許兄弟皆與余交俱
篤行好學君尤孝友緩急人多奇行俱不詳欲
著其大也死君者姓楊名一新

詩人汪九睦傳

清溪詩人汪九睦旣歿而嗣子以傳請茅子曰
傷哉吾友也然吾聞太史氏志之矣吾烏能傳
雖然吾以知九睦者而傳九睦其誰曰不可傳
曰九睦姓汪名周親九睦其字也本歙人卜居
金陵金陵之布衣稱詩者羣而聚清溪上清溪
左邀笛而右桃葉鷲峰諸刹據其肘北山倒影
於中登梁而望之雨花諸山吞吐於雉堞間蔚
然以佐其駘蕩曲流而入則朱闌碧檻爲羣美

人所居 高皇帝設黌序棘闈於東設教坊八
部於西而中虛一衢若以待騷人墨客者而騷
人墨客亦不能與地抗形勝與 聖祖抗遠講
而羣居其中日益久類益繁囿而不覺也然邇
年以來士大夫有所懲日相戒不接賓客客不
足以自養則往往徹其工詩者而他工故詩稍
稍遜於晉時尤睦嘗喟然而語予曰僕少而業
儒以其趨名如市也市而飾其貌寧市乎遂變

業而賈賈不勝其驚也棄而從青鳥之業業青
鳥者市而狡復改而從詩人遊今詩人之風蕩
然矣我將安所適乎余語之曰無然三代而上
夫人皆詩也至楚人以風騷聞而天下有詩人
矣然其人雖不能大行其志而亦融顯列公卿
間迨鄒枚輩而詩人在布衣矣布衣之稱詩人
自鄒枚始也布衣不能以自見故曳裾王門而
不以爲耻自茲而降皆率其風鄴下之有應劉

猶梁園之有二子也唐以詩賦取士而詩人皆
驅於科第矣其不科第而詩者大約皆淪落不
偶之士耳王無功而外吾見其相率而爲僞也
及宋元而詩輕詩始有在山林間其最著者莫
若林魏然未有不交大人而成名者也本朝而
孫以宏宥稱天下靡然矣泰永間盧謝獨以氣
蓋公卿未老而墮然天下莫之尤也蓋自詩人
之有布衣未有或踰此者也子亦尤今之士乎

今之士惟清溪者不幸而窮窮則士之常耳然
吾無暇他論卽與我遊者自吾子而外或淫於
書或逃於禪或結交契於淮南怡精神於叢桂
而竟無他干者皆可擇而處也子與之徜徉其
間足以無負地靈而對越高皇帝之意旨矣
他何尤九睦唯唯不一月九睦逝逝之前余日
視之不以病苦而其喟然如初也豈余言之未
然歟抑他有所感激哉因敘其語以爲汪詩人

傳若其他行誼俠烈矯矯可稱者已備李本寧誌銘中不復論論其詩而可以知其人矣論其人而可以知其詩矣故并不序其著述

杜太公傳

熹廟乙丙間瑞乘政逮中丞左公光斗給事魏公大中威震天下莫敢過而問之吏部郎周公順昌獨與魏給事把臂引訣未幾復逮吏部於是檻車在道無敢舍之者其三家子弟出入郊

圻間獨有范陽鹿太公正者爲之主且糾資以
沃之營侶以翼之禍亦且不測以天幸得免未
幾璫戮三公顯而鹿太公之名震天下鹿太公
曰噫我無杜太公不獲此於是人皆想望見之
余亦以璫廢今上初驟荷眷命未幾以讒逐
禍亦且不測低回郊圻間無所歸鹿太公曰我
固有北海亭也曷舍諸蓋三公顯而天下人頌
此亭曰北海余居之殊慙焉然以是得識杜太

公杜太公有田十頃耕獲之餘僅可伏臘無缺而姻婭族屬緩急視之如其家炙義若渴聞無不赴聞嘗咲謂人曰我寄耳於鹿義不後時矣於是鹿太公急三公時斥其田園行烈日中馳數百里募義徒嚮應杜太公嘗應之一而再再而三無勸色不足亦斥其田園鹿太公之名顯矣而杜太公則未彰故鹿太公數數咨嗟咏歎若有歉焉者及見余曰此三公之友也待之有

加余豪飲健吟公不觴不咏然嗜之若性唯恐
余有不足之色手闢一圃花開果熟必嘗及余
最後以一舍相讓無勞親築雪堂也余遂若忘
年語無不盡公凡戶庭以內纖悉曲折靡不以
聞通門之誼頗篤余被召起邊畱家於鹿公視
卹不減鹿太公余被逮寓妻子於公館鹿太公
視卹亦仍若在其家余赴檻車銀鐺之聲方殷
公率子弟攜酒送之余淋漓傾倒如平時公嗟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九
賞而去余歸而公歿矣余爲文哭之旣慟公之
子先芳曰先人幸得當於君子也敢以傳請嗟
乎若杜公者曷必傳哉採風者質於鹿太公之
言可矣公諱濂別號潛江八世爲儒公亦少補
博士弟子子先芳爲鹿太常高足行且顯矣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

亡姬陶楚生傳上

卷第三十目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二

亡姬陶楚生傳上

夫天地之寥廓河岳之廣大鬼神之靈變旣習而見之矣猶不廢於典籍者無它質固異也故奇禽怪獸靈草嘉卉百家野史靡不載之物固然也况於人乎古之爲傳者無異不傳無傳不

異今特論其異耳於是作陶姬傳

姬姓陶氏名楚以行二行楚生其字也小字曰
可故亦以小字行本姓胡氏以母之姊家屬籍
教坊少孤遂女於陶故稱陶姬姬母陶嫗本廣
陵人而姬亦產於廣陵之鄉甫五歲有異姿父
以經教授里中授之書不三日卽誦唐人百絕
句父善相且奇其才常曰此子有異然我爲塾
師生不識城市何繇遇異人以嫁之乎一日姬

吹竽以享士大夫終不望報故家日以落不勝
大吏之所索以故戚在武林廼爲湖上游因家
焉然以大吏故未敢出交人日匿於故戚家士
大夫從廣陵來者聞嫗至武林索嫗不已故戚
家不敢匿於是自爲居嫗之名益噪士大夫之
向客廣陵爲嫗所結納者無不壽嫗曰嫗家以
客散然有女如楚生當以豪廣陵者豪武林且
十倍天將爲客報母也嫗謝曰主臣老妾竊有

私終不欲因此子濫於是改所習益自斂若日
夕俟姬之適人者人於是益竒姬因覘姬益落
落不事逢迎日忽忽若有所失繼且抱幽憤之
疾幾不起故知姬之意雅善然亦深知姬也遂
益遊揚姬姬名益遠四方風雅游俠之士靡不
欲交歡姬卽素稱端厲不妄從狹邪游者苟以
游至湖上皆願一識姬以爲姬不可以常女子
待也然以不事逢迎故武林之貴人子素不讀

父書者及四方之巨商賈人皆徒以名慕姬甫
交卽怒去姬曰我不幸而失身又不幸而邀名
遂抱痼疾然所以未卽死者幸若輩之見怒不
以難者相強耳聞者益恨遂欲強姬者益急姬
不顧也日於所交才人之中陰察高下且度信
行以定其交之深淺故人常以嫁望姬姬以娶
望人而稍習之卽以不愜罷在庚戌時年十八
常含淚語嫗曰兒以父欲擇人嫁故失身於此

既失身不欲輕致負父所期今相人多矣行且
十九而二十古人無踰此者兒將安從乎兒苟
變一歲無可身許兒終不負父意將一死以
報父耳嫗慰之曰無躁佳人不易得才子良亦
然徐必有所遇天不負若翁也其年春余以赴
戒公之約至湖上甫揮麈舟中客有急趨至者
曰陶楚生雅慕君欲相訪已命肩輿爲人邀於
道今且不及特走侍兒相報幸無卽行遲兩日

可一晤也余叱之曰客無妄言自倚門之輩鼓
妖望歡故名下姬無不自重安有破世俗之見
先施以訪客者乎况余久枯寂不交於人何繇
聞於楚生楚生亦安肯卽降體於余乎客好妄
言以驚四座耳客曰其侍兒頃方行尚可追也
急追之來果如所言余猶疑客相扇然念楚生
負盛名且聞有特操安肯爲客所賣客復自誓
不識楚生余憶去年己酉曾於友人坐與楚生

一揖而別余時方有心疾不欲見妖冶故未嘗
熟視今且忘其面目矣夫余且忘楚生楚生又
安能識余乎終自疑遂於是夕返棹及抵家以
鄉里小兒交構不勝鬱鬱臥病者累月及深秋
訪友人汪然明復至湖上然明曰夫事固有不
可知者子素枯寂不爲平康遊而平康之俠有
嗜子之才者渴欲一見子亦何自異必深拒之
余且駭且疑因詰其人然明疑余解舍不欲吐

固叩之曰卽向所嘗欲謁子之陶楚生也余曰
異哉客言豈不妄耶余卽枯寂乎然素寡諧謂
天下之士大夫無可稱真知己者一而耑無如
女子銜之於心且三年矣舉世不可得故益耽
枯寂豈沾沾好異者哉然明曰吾幾疑子憖今
不可得矣近爲一商所挾人不可蹤跡余與商
素交故或得一見見當爲子解余曰僕不佞然
安可負人又安可負負異之弱女子乎子爲我

謀之但願得一見以報其夙管之雅無他腸也
然明曰吾友負氣不可與言又素不嗜才當不
知子余受子之託試爲嬰其鋒事不濟無以爲
咎僕第爲子一緩頰以謝子余唯唯明日報書
曰過吾友無隙可中昨并楚生亦匿之僕未通
子之意於楚生未可與其人言也余益恍恍不
知所謂及旦復遺之書曰雨榻淒惋然不以獨
居感懷獨念平生雅不欲負人今幾失之女子

爲竟夕不成寐我願得一自白卽造謁於子之
友家亦可也以此明無他然明復報曰僕恐我
友耳子名疑不肯許故先爲述其槩我友瞋目
相視僕不敢發一言子事已矣然幸已見楚生
陰爲道其詳意已解且滄下不自禁子勉之侯
門苟未入尚可圖也雖然事已將就子當盟之
心以結後生緣耳余讀之霑襟然無可奈何援
筆賦美人篇以自明是日武林拔俗之士素交

於余者及四方之士爲余所交者皆以余病初起復鬱鬱不解其故欲強余爲青樓歡而余拒之殊甚遂各挾一名姬治具於舫爲余壽余不能辭往赴之然正沉鬱遂歌所新成詩悲聲上下坐客有淚下者顧不知所屬其不解者曰人生行樂耳衆美具在可愬觴投壺雅歌痛飲何自苦如此耶其半解半不解者曰湖上之妹可挾以游者無不與坐末子獨何所指耶其解者

曰坐之中所不與者唯楚生耳其人已爲章臺
柳豈子有所望耶子初至此其人已久入牢籠
無繇通且亦雅自重不輕與人通當不然豈子
別具微鑿耶余皆唯唯不答甫登艦樓命杯肴
遠眺波光之中有以扁舟載一肩輿而船頭尾
皆坐一士人余方低頭不及視已而漸向余舫
客指視遂盡起觀以爲二三交好具在豈有他
客欲與今日之會乎卽未可知然名下姝已盡

坐上安得有儉父強以下駟亂我今日良會哉
余驚咤且心動然念然明書已無所望但凝眸
不解俄而有遠視者曰船頭者爲汪然明船尾
之偉丈夫則不識耳余益心動然以爲此子必
不就然明當不知我強邀一姝以赴今日之會
俄而然明至坐客皆下迎余亦隨往見湘簾甫
起一弱質之女雲鬟風亂雨眼露垂紆徐登舟
綽約飄忽余魂離神合目若爲眩但恨非楚生

因隱隱憶楚生嬌艷不及之而柔枝弱質有似
焉者益傷念不已甫入坐余私謂然明曰子向
知我枯寂我頃告子以素心四方之士皆無知
我之淡者不足怪子豈反以我言疑我之他腸
而亦以妖姬進耶然客言武林無他名姝唯此
子耳今已入子友廼此姬甫至四坐無色客豈
皆盲瞽耶子不以鑿我者鑿女子異哉然明笑
不答但觀初至時客皆耳語相駭及余責然明

又皆掩而失笑余亦凝然明曰子真忘楚生耶
余向凝然明恐傷余意故以他姬誑然客未必
皆瞽當無有遺珠至此者而客亦同聲駭且嗤
以爲子尚未識楚生而頃爲此沉思當不負有
情癡余始信因復詢然明然明曰我報書與子
復側席不安故覩顏過吾友吾友正盛氣必欲
詰其人我不得已語子名字吾友卽駭咤以爲
此非楚生日夕所言才人某耶才非我所嗜然

聞此君亦負氣我願交之且楚生之心嘗傾於此君今不久將入溪閨安可不使之一見今夕當無返余爲子辭之云但願一見吾友固不許以明早爲期余聞之驚喜無擇半晌口始不噤遂復詢曰然則此偉丈夫者誰也然明曰此乃俠者程生也聞余爲子請吾友不許程生與吾友更狎然以是溪讐之欲持刃往刺甫及門而楚生已就車余因同之來客皆駭余引滿壽程

生曰然明吾友也當不負我余何人乃辱子之
誼生亦直視不答吸盡怒呼曰余固不知有茅
先生也爲天下持不平耳余揖之坐復引滿而
壽然明曰非子余終不識楚生然奉也非子我
終負楚生然明曰吾友以我扼而乃慨以許子
僕終不任受德然子以不負楚生壽余也僕敢
傾餘瀝余於是復引滿酌於湖而遙壽然明之
友曰余不才然猶以才收天下薄名吾子獨知

我以氣庶幾如向所言能盡我負者無辭我爵
然明曰雖然非楚生則我友不及此楚生之欲
謁子固異數也然猶可藉於意氣獨以無半面
之人而日夕爲人言之子安可以不壽余於是
復引滿而壽楚生然不能致詞楚生亦若不能
言者相視而已已而然明復率諸客進而壽余
曰子今日得遇楚生是可壽也然猶未也我不
知子何以得於楚生吾黨當益避席子安可不

飲此爵余受爵而汗下及夜分乃罷衆客星散
諸姬亦盡登堤上客與姬亦有爲余留者秉燭
導余兩人於舫之臥處舫故然剛宗人之青翰
舟也雄偉甲湖中其精巧曲折亦稱是余平生
有酒人態不善婉變是夕恍恍如夢若不勝羞
澀者顧視姬亦如淡閨幽閣之女甫臨陌上桑
間巫頭不語相顧微哂余遂懸燈於壁姬亦解
羅襦逡巡就帷幄余復若口噤姬亦凝睇無言

及曉皆未嘗就寢然終如嚴客相對已達曙姬
喟然曰此生以辰爲期兒今辭矣安可無一言
君豈真無意乎往年某生席上君躡敝履披短
褐踉蹌而前倘若無人是時君尚未冠兒心奇
之陰訊某生生以君名姓對又固兒所素耳其
聲價者也於是一目攝君君低頭不舉長揖而
別余睹君恍惚疑若意有所屬然無歡容又疑
有私恨者君拂袖而去兒爲竟夕不成寐藏之

於心後見四方之騷人才士無不詢君而四方
騷人才士非君之戚屬密交卽屬君之友籍者
也君之至戚某生不獨津津於君之才且謂君
卓犖多略乃天下之奇男子也兒復藏之於心
後見四方之酒豪劍俠莫不詢君而四方酒豪
劍俠又苟非君刎頸之交卽君結納之客也於
是急欲一見向飲於他所聞君且稽湖上故趨
就輿不及與客別客有銜之者陰蹴豪家邀於

道見計無所之故令侍兒畱君不意君見拒之
深也兒心恨之然亦有所疑君去未幾卽爲此
生所挾此生不知書但以氣交人兒初亦與之
交然非其好也生畱連不已今且有檻猿之意
兒日夕惶促不知所出今幸見君兒生平之願
畢矣唯君置之余慨然曰嗟哉我幾負卿卿欲
以身相許恐謗劣之質終相負不敢卽承命然
卿以心知我我可不以心報卿乎雖然其人尚

氣未可以氣爭也卿當姑許之以緩其心襪中之俗歲杪必一歸省今聞此生襪中人卿但期之於明春則此生必歸歸則可圖也此生亦頗以卿故知我我不忍明搜之以失天下心然卿知我淡終當有以報卿耳姬淚下唯啞尚將有所語而客與姬向畱觴中者靡不蜂擁入賀矣余辭之出姬謂余曰賓客起矣是未可以淡言也遂攬衣而起復淚下出就艦樓淚痕尚存笑

顏復吐若悲喜交集也者於曉光之中徐理修
髮閒整倭墮明眸掩映與曉霞爭色雖淡情隱
沒唯余心解而容光耀艷舉止閒習無論諸客
咄咄稱奇卽諸姬亦恍然自失靡不趨下掩避
甫將飾衣巾纏行滕堤上兩胡奴已挾肩輿以
俟姬語余曰此乃此生家奴也將奈何余曰是
不可畱也畱則必疑且畱亦瞬息耳恐無益於
事反以洩所謀今卿但言茅生庸庸人耳名下

固難副卿向獨見許今復若悔之則此生度卿胸無人徐爲約明春之事則必信而從命姬曰雖然度此生之行將在歲暮秋冬之際君尚來相揆我欲與君言余曰亦未可以相許也無以寸失仞姬曰唯唯遂強起登輿幾有牽衣之意矣余扼於事故雖爲剛腸及姬登輿之後回顧舉手余且沉沉不知其魂所附客與姬皆笑曰在君之觚君尚可畱也卽君以情請此生生亦

寧不重違君哉余曰彼以意氣來我當以意氣
往且奪人所暱爲不祥客與姬皆笑其迂是日
奉太夫人命將脩弔問之事於戚屬遂急歸歸
則日奉太夫人佞佛於諸名山及冬一友生爲
里胥所辱至捶齒破頰幾不能生余於是奮袂
引諸生爲請於郡縣吏得盡法顧余之宗人有
受胥之賂而黨之者有仇余而故黨胥者起而
相攻日夕敝唇舌太夫人呼而語之曰兒無自

苦爾父以十四葉汝汝幸有成宗人幾欲甘心
以算可乘故無譁者今假事以相侮兒當無損
衆怒不可犯也勿與爭其促往畱都揆戚屬某
與之謀居且與畱都士大夫定交以歸我當爲
兒治裝兒且爲金陵游苟不貴無歸也余長跽
受命然私念曩許姬尚無以報度金陵歸猶可
歲暮當走武林爲一圖之然念姬向以身許余
卽未相諾今以家難將客游益落魄不足辱姬

當力辭之。但念求其人可以代者，尚未得及。往
留都，留都之戚屬，故久客於此者也。徧識長干
諸名姬，於是大會賓客，與余初定交，而非冠蓋
可以爲狹邪游者，無不召其所召諸姬，亦稱是
余頗怱怱不樂。戚屬亦無所言，然揣其私，若將
爲予作臨邛令者，余益不樂。顧重其意，遂赴之。
赴則徧閱諸姬，無可與言，卽下而詢色，亦不足
當。姬顧余亦無意及此，但念賓客中均多才與

氣者雜諸姬於賓客中觀其相殷勤更易察欲
得可以相代者庶幾以報姬然竟不可得遂快
快散復一日治歸裝念此游與姬無益也今將
歸歸則卽走武林爲圖之然此身必不能相許
而求其人又不可得今相去時僅旬日且行役
無從交人擇人之念當已矣但爲姬遠此生以
報姬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一